

“大国学”架构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

——黄保罗博士《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对话神学》序

江 怡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及社会学学院 院长,100872 北京,中国)

作者: 江怡,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博导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及社会学学院院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美国皮尔士学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作者电子邮箱:jiangyi0512@hotmail.com

保罗兄的大作即将付梓,嘱我作序。想来我难以胜任,但保罗兄盛情难却,且书稿阅后也有一吐之快,遂不揣冒昧,权为其序。

先从与保罗兄的相识说起。黄保罗的大名我早有耳闻,他在基督教神学研究及其与汉语学术神学的对话等方面成果卓著,但直到2009年底我们才在厦门得以相见相识。他当时在厦门大学哲学系做系列讲座,行将结束时,我正好去厦大讲学,我们共同参加了该校陈嘉明教授的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我们双方似乎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保罗兄渊博的学识,机敏的谈话,优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彻夜长谈,共同讨论了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思考,相互交流了对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认识。随后,保罗兄每次到北京,我们都相约聚会,举杯畅饮。我们对许多问题都有共识,我对他的一些观点也有同感。

谈到思想的交流,我阅读了他馈赠的《汉语学术神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督教研究》,洋洋洒洒50万字,蔚为大观。我很赞同他汉语学术神学的基本观点,强调从学术思想和研究的维度挖掘中国传统和当代思想的精髓,特别是把基督教神学研究 with 汉语学术神学做了深入的比较分析,突出了以汉语文化为背景和特征的中国传统学术如何走向现代和走向世界的博大志向。保罗兄常年在海外学习和教学,对西方思想界的基本研究方式也了如指掌,在书中他还专门分析介绍了西方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这些对国内学术研究规范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谈到这本书稿的内容,阅后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全书的两个关键词:“大国学”和“对话”。我认为,这两个关键词正是该书的灵魂所在。

首先是“大国学”。应当说,保罗兄在书中对“国学”的反思和批评是值得回应

的,而他提出的“大国学”概念则是富有意义的。我完全同意他对国内目前的“国学热”现象的分析,虽然他对“国学”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从现象上分析,国学热的出现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面对社会变化而产生的获求精神家园的心理需求的社会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现象的出现自然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和思想根据。从学理上分析,国学热的出现则是两种或多种文化在共时性的历史背景中相互碰撞的结果,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围绕传统与现代展开的思想较量。从当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现状看,如果我们对“国学”的理解仅仅限于对传统文化的张扬,即保罗兄在书中所说的,“中国的道统”或“代表中国国家和人民的民族及文化认同”等,那么,这样的“国学”的确是具有排他性的,是与“西学”相对的中国固有之学。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学热”中的国学捍卫者们并非(或至少大部分不是)仅仅强调“固有之学”,而是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正如保罗兄所提倡的“大的”“国学”的本意。今天的那些“卫道士们”(即使是被看作最为顽固的卫道士)也无法回到“故纸堆”中,也不是用圣人之言去“招灵还魂”,因为当今时代给他们提供了重读圣人经典的机会,让他们感到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感,他们试图用“道德说教”的方式显示自身“代圣人言”的特殊身份。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去理解“国学”,无论他们如何去捍卫“国学”,这样的“国学”仍然是具有排他性的,虽然有时是以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自豪感表现出来的。保罗兄在书中所批评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国学”概念,而他所提出的“大国学”概念则恰好是没有这样的排他性,是以对话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一切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学”,“中国的大国学研究之内涵,就是对‘中国形象’的构成及其背后所蕴藏的精神体系之研究。”

从保罗兄书中的论述看,我认为,他提出“大国学”概念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前提,这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宽容,而这种对话和宽容又是以承认异己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平等地位为基础的。毫无疑问,我完全能够接受这个思想前提,也完全同意这样的思想基础。然而,我想进一步地说,无论是“国学”还是“大国学”概念,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它首先应当是以其他文化的存在为前提的,并以其他文化作为自己的他者而使自己得以存在。这就意味着,代表着“一种应战历史中曾有之挑战的历史文化知识”和“一种应战今日之挑战的中国现代生存和发展动力”的“大国学”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包括对抗和对话)中才得以成形。这正是我近年来形成的一个认识:“一种文化对其自身传统的自我意识并非来自对这个传统的解释,而是来自与外来文化的比较。只有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发生碰撞和冲突的时候,这种文化才会产生对自身传统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这种文化有了

自身的传统。”^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提出建立一种“哲学拓扑学”的构想,试图以概念空间中的拓扑关系梳理哲学思想产生的逻辑线索和空间结构。我想,如果保罗兄的“大国学”概念以此为题中之意的话,那么,我们对“国学”的理解才真正具有了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我把这个思想归结为一句话:“只有是世界的才是中国的”,而不是相反。就是说,我们只有以世界的眼光,站在国际舞台上,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的性质。可以说,保罗兄正是以这样的眼光,站在这样的舞台上,才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

当然,保罗兄的著作中不仅体现了他的世界眼光和国际舞台的广阔视野,而且充分表现出他身体力行,以自己的专业所长对基督教神学与其他各种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冲突做了系统和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把汉语学术神学确立为在与基督教神学的对话背景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思想又是对“大国学”概念的进一步证明和深化。这就是该书中体现出的“对话”的核心内容。

我曾于2002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儒学系列讲座”上谈了我关于对话的哲学基础的观点。^②我在那里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现实政治中,对话都比对抗带来更好的效果。但任何对话都需要一个共同的前提,这就是需要对话各方都承认一种共同的话语平台,只有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不同的观点才能展开对话和交流甚至论战。相反,没有这样的平台,大家就只能是“自言自语”,互不相干,因而也就谈不上是对话。同样,如果对话各方缺乏对话的诚意或没有在这样的平台认识上达成一致,那么对话也无法进行。而儒学要真正实现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重要的是要寻求这种对话的共同基础。由于西方文化和话语系统近百年来在整个世界文明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如果儒家文化要在世界上寻找到对话伙伴,首先就需要使自己的文化向西方以及世界文化开放。根据我现在的认识,这里的“开放”其实就是指需要把西方文化以及世界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参照系,甚至是把它们看作中国文化得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据,仿佛我们只有在镜子里才能看清自己一样。西方文化这面镜子不仅仅是映照出我们的形象,而且正是由于这面镜子的存在,我们的形象才得以被认识和理解。应当说,我们正是在与西方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对话中认识到我们自身的。而这个观念在保罗兄的这部著作中就

^① 江怡 Jiang Yi,《思想的镜像——从哲学拓扑学的观点看》Sixiang de jingxiang—Cong zhexue tuopuxue de guandian kan【The Mirror Picture of Imaginations】,(合肥 Hefei:安徽人民出版社 Anhui renmin chubanshe【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8),1。

^② 该发言的修订稿,江怡 Jiang Yi,“如何建立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对话的哲学基础”Ruhe jianli butong wenhua chuantong zhijian duihua de zhexue jichu【How to Establish a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见《理论月刊》Lilun yuekan【The Theory Monthly】,第3期,(2006年)。

得到了鲜明的印证:其中“汉语学术对话神学”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他还详细论证了“对话是基督教及其神学的起点和历史”,并逐步分析了“汉语学术对话神学的理论基础”,特别强调了“汉语学术对话神学的他者框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只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的手段和途径,但我们却是在与异己文化的对话中形成了我们自身的特质。我在2006年的“西方哲学东渐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文章中曾指出,“没有西方文化的传入,就没有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样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则我们可能就会仍然生活在那样一种文化之中,而不会把它看作是一种‘传统。”^③这里强调的是“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的理论依据,这是一种学理式的分析。但从现实的层面看,我们目前的确更需要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特别是我们当代中国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我相信,只要始终保持这样的对话和交流,我们就不会相信那些自傲自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就不会相信那些坚持闭关锁国的复古主义,当然也不会相信那些宣扬纯粹个人自由的“西化派”思想。我想,这正是保罗兄在书中向我们表明的重要观念。

是为序。

[本文是作者为黄保罗博士著作所写的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English Title:

The Sino-Christian Academic Dialogical Theology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Great *Guoxue*

JIANG Yi

Ph. D.,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jiang Scholar Professor

Dean of Faculty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2 Beijing, China

Chairman, Chinese Association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American Society of Peirce Studies

Email: jiangyi0512@ hotmail. com

^③ 江怡 Jiang Yi, “西学东渐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Xixue dongjian yu Zhongguo de xiandaihua jin Cheng* [The Coming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and the Modernizing Process of China], 见《西学东渐研究》*Xixue dongjian yanjiu* [A Study of the Western Learning's Coming to the East], 第1辑, (北京 Beijing: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70。